



小三横行、婆婆凶猛，
奔奔族要怎样才能坚守住属于自己的幸福？



腾讯读书
BOOK.QQ.COM

搜狐读书
book.sohu.com

新浪读书
book.sina.com.cn

鼎力推荐
(排名不分先后)

上架建议：畅销·小说·婚

ISBN 978-7-229-01946-4



9 787229 019464 >

定价：25.00元

“你找我要呀。你嫁给我后,我就是你信用卡无限期的还款人,也是你免费的出气筒!”

肖乔有些心动,老话也说干得好,不如嫁得好。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的,不如嫁人算了,也用不着辛苦上班,看老板脸色。

肖乔手机响了,是柳青打来的。

“你在哪儿?我弄了一桌子的饭菜,要不你过来和我们一起吃?”柳青笑问。

“我和周斌在看婚纱呢,要不你也过来看看?”

“再说吧。哎,你到底过来不?”

“来呀,有好吃的我干吗不来吃?不吃白不吃。”肖乔笑道。

半个小时后,肖乔、周斌来到秦杰租住房,四人边吃边聊。

秦杰问:“周斌,听柳青说你们去看婚纱了?怎么着,你们要结婚了?”

“有这个打算。”周斌说。

“你少来,我还没答应你呢。”肖乔笑着说,“给我个理由先。”

“你想不想一失足成千古恨?机会来了。”周斌严肃地说。

“不想。”肖乔回答得很干脆。

“想死后葬进我家祖坟吗?”周斌更严肃了。

“我呸!”肖乔说,“不想!”

“那我们分手吧!”周斌越发地严肃,一张脸板得紧紧的。

“……”肖乔一脸愕然。

“不说话?我当你不同意分手。那好,我们离婚!!!”周斌说。

肖乔无语,提醒道:“我弱弱地提醒你一句,我们还没有结婚呢!”

“那好,我俩先办结婚手续。”周斌绷不住,笑了。

“美得你。”肖乔这才回过神来,笑着说,“不过,你要是好好求我呢,我倒可以考虑考虑。”

“我被我妈想媳妇想得快唠叨死了,我宁愿娶你也不愿意被我妈唠叨得半死。美女,求你救救我,嫁给我吧。”周斌一本正经地说。

柳青、秦杰笑得前仰后合。秦杰笑道:“肖乔,你还不救救周斌,难不成你真忍

子的同学,还是他的女朋友?

秦杰妈笑着说:“你终于回来了,妈想死你了。你说说,你有多久没回家了?平时让你回家,你总是推说你忙,难道你比妈妈还要忙?”

秦杰笑道:“等我毕业了,以后有的是时间在家里陪您。”

“好,好!妈就盼这一天早点到来。等你熟悉公司的流程后,妈就慢慢退下来,把一切都交给你打理。”秦杰妈很是高兴。

“妈,给您介绍一下,她是柳青,我女朋友。”秦杰笑着说。

“阿姨,您好!这是送给您的蝴蝶兰,希望您喜欢。”柳青赶快将蝴蝶兰递上,心慌得上下乱蹦。

秦杰妈仔细地打量着柳青,高而瘦,皮肤白皙,长发垂肩,上穿一件白色棉质衬衣,下着一条蓝色牛仔裤。秦杰妈断定柳青不过是小户人家的女儿,接过花后便随手搁在了一旁,嘴上说着:“欢迎你来我们家玩。”

柳青局促地坐在秦杰家宽大而柔软的沙发上,一颗心七上八下的。

“妈,这几年都是柳青在照顾我。她很能干,洗衣、做饭的什么都难不倒她。”秦杰握着柳青的手,微笑着说。

秦杰妈心里嘀咕:家里又不差保姆,秦家需要的可不是保姆型的女人!

秦杰妈强作笑容,问柳青:“柳小姐是哪里的人?家里还有些什么人?你爸你妈在哪里高就?”

该来的还是来了,该面对的总是躲不了。敏感的柳青挺直了脊背,礼貌地答道:“我从小生活在农村,我妈死得早,家里还有父亲和弟弟。”

秦杰妈的脸略微变色,柳青家的境况比她想象中的要糟许多。好在儿子现在只是和她交往,她还来得及阻止。秦杰妈一下子没了继续聊天的兴趣,起身对儿子说:“我有事要出去一趟,晚上不回家吃饭。你想吃什么自己出去吃,若是累了不想出去,就让张妈给你做。”

“妈,我知道了,您有事就去忙,不用管我。”秦杰觉得有柳青陪着,他没有必要再像以前那样在乎老妈因忙碌疏乎自己而生气。他笑着对柳青说:“你想吃什么,待会儿我带你出去吃。”

“‘爆炒秦杰’、‘红烧秦杰’、‘鱼香秦杰’、‘麻辣秦杰’，”柳青强忍住笑，一本正经地说，“我也不挑剔，就这四样吧。”

“这些菜我怎么都没听说过？”秦杰挠了挠头，突然醒悟过来，“好啊，原来你在拿我开涮！好你个傻丫头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

秦杰扑过去，把手伸进柳青的腋下，挠她的痒痒。

柳青怕痒，被秦杰挠得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笑。秦杰趁势搂住柳青，柳青挣扎了几下便不再挣扎，静静地依偎在秦杰怀里。

秦杰轻轻地在柳青身边说：“别闹了，好吗？”

“嗯。”柳青乖巧地点了点头，被秦杰妈冷落的心渐渐回暖。她对自己说，秦杰爱她，她爱秦杰，她不能太在乎秦杰妈对自己的态度。

为了爱，柳青决定抛弃敏感的自尊，把身段放低，在日后几天与秦杰妈的相处中尽量获得她的好感。柳青不敢再奢望秦杰妈会喜欢她，待她如座上宾客，只盼望秦杰妈看在儿子的分上，不为难她、奚落她，默认她与秦杰的婚事。

一连几天，秦杰妈总说自己很忙，避免与柳青碰面。柳青与她除了最初见面的简单寒暄后再没有过正式的谈话或闲聊。柳青的心很慌，她知道这是秦杰妈的无声抗议，她这么做无非是想让自己知难而退。柳青越想越慌，想了半天的心事才勉强入睡。睡得迷糊时，却听到争吵声。柳青凝神细听，是秦杰的声音。她翻身下床，开了房门，蹑手蹑脚地走出，听到秦杰妈的声音：“我坚决不同意你俩继续交往，更不会同意你和她结婚。”

“您为什么不同意？您总要说个理由让我信服！”秦杰激动地说。

“她和你不合适。”

“为什么不合适？”秦杰的声音陡然变大，“我没觉得她不适合我。相反，我觉得她很适合我，我俩在一起能互补。”

“互补？傻儿子，你知道什么叫互补？”

“我俩的性格互补，生活上也是如此。”秦杰说。

“性格互补？生活上也如此？那妈给你分析分析你们的互补。你所说的互补无非是在生活中你不会做的，比如说扫地、洗衣、做饭等方面她能照顾你。”

“就是这样，您说得一点都没错。”

“傻儿子，你还小，难道你以为生活中这样互补就行了？”

“那还要怎样？”秦杰有些愤怒了。

“扫地、洗衣这类杂活用得着你操心吗？只要你愿意，妈可以多找几个人照顾你。”秦杰妈柔声劝道，“傻儿子，互补不应该是这些。”

“那您认为什么样才算互补？”秦杰的声音由愤怒转为茫然。

“在生活中能够给你爱，在事业上对你有帮助，家庭条件和咱们差不多，这样的女孩才是你该找的，这样的女孩才是妈眼中的理想儿媳妇。以咱家的条件，要想找这样的女孩子不难。”秦杰妈说，“柳青家一穷二白，你要和她结婚，她家能给她什么嫁妆？她能带给你什么好处？她的家庭和她本人根本就不能帮助你，相反却会拖累你。”

“我爱她，不在乎她家有多少钱，不在乎她家穷或是富。柳青她温柔、体贴、懂事、能干，这些就是她最好的嫁妆。我喜欢她，她也喜欢我，这就足够了。”

“她什么地方能干？操持家务？我不需要一个只会操持家务的儿媳，你也不需要一个只会做家务的女人，我看不出她能对你有什么帮助。”秦杰妈冷漠地说道，“你别傻了，她对你好，还不是因为咱家有钱。她这样的女孩子，做梦都希望能嫁进有钱人家当媳妇，彻底脱离穷困的生活。我告诉你，你必须马上和她断了。”

“我不！”秦杰叫道，“妈，您太武断了。您都没有和柳青好好接触，您怎能断言她是一个爱钱的女人？她不是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她不是？”秦杰妈说。

“我当然知道。当初在学校时，我看不惯她的清高，就用钱诱惑她，让她当我的保姆，准备好好羞辱她。后来，我才知道她不是那种爱钱的女人。”

“她没接受你的钱？”

“最初，她没有答应，而且还让我滚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，后来她找到我说她愿意。可是，妈，她不是那种爱钱的女孩子。她是因为家里太穷，她家需要钱，她才答应我的。”

“家里太穷？你还知道她家里穷呀。”秦杰妈冷笑一声，“我真不明白，以你的条件，找个什么样的女孩不行，为什么偏偏喜欢上一个给你做过保姆的女孩子？她除了穷，除了她家里的负担，她还能给你什么？”

“妈，她是给我做过保姆。可是我俩好上以后，她就再也不要我给她工资了，她说要用平等的身份和我相处。我给她买衣服、买鞋子、买女孩子喜欢的首饰，可是她不要，就算我生气她也不要。您也看到的，柳青她衣着朴素，并没有因为和我交往而改变自己，更没有向我索求过什么。妈，柳青并不是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学校有很多人追求她。”

“有很多人追求她，她还是选择了你，那是因为你比其他人都有钱。你要是没有钱，她能选择你？”秦杰妈的语气越发地尖酸，“你别傻了，现实一点，没有钱怎么过日子？”

“我和她马上就要毕业了，我们能挣钱。”秦杰激动地拔高了音量。

“你们能挣钱？你们能挣什么钱？就算有人肯用你们，你们挣的那点工资也叫钱？你平时吃的、穿的哪样不是名牌？你们挣的钱是够你买件衣服还是买条裤子？是够你吃还是够你穿？儿子，你别傻了，那样的穷日子你根本没法过下去。”

“您怎么知道我过不下去？只要能和她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在乎。”秦杰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，“我喜欢柳青，我以为您会和我一样喜欢她。妈，我不明白，您为什么不喜欢她？”

“我不喜欢她是因为她和你不配。”秦杰妈妈冷冷地说。

“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您还说什么配不配的？”秦杰绝望地叫道，“要说不配，也是我不配。”

“你不配？我看你是糊涂了吧。以你的条件、以咱家的条件，配她柳青一万个都绰绰有余。”

黑暗中的柳青听到秦杰妈如此说，再也按捺不住，冲上二楼，大声叫道：“是的，秦杰他是糊涂了，他忘记了他还有您这么个显赫而富有的妈。您说得没错，我一万个都绰绰有余。但我要提醒您，请您记住：是您的家庭配我柳青的家庭一万个都绰绰有余。和您的家庭比起来，我的家庭是很寒酸。但我从来没有对秦杰

隐瞒过我的家庭,我带他去看过我的家,看过我的父亲和弟弟。好在你的儿子不像您这么势利、这么刻薄,所以我们相爱了。我承认,您是很富有,但我想问您,您的财富是天上掉下来的吗?”

“你,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?”秦杰妈看到冲上楼的柳青,听到她这样问,很是气愤,“你真是没家教!怎么能偷听我们说话?”

“您错了,我没有刻意要听你们说话,是你们的声音太大传进了我的耳朵。你们谈话中提到我的名字,难道我不可以听吗?”柳青反驳道,“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,您的财富是天上掉下来的吗?”

“好个牙尖嘴利、没有教养的丫头,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?”秦杰妈生气地说,“我告诉你,我的财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,是我和秦杰他爸辛辛苦苦挣下来的。你不用打秦杰的主意,他听话,这些财产自然是他的,若是他不听我的话,我一毛钱都不会给他!”

“好!您承认这钱是您和秦杰爸爸挣下来的就好。我也要告诉您,您会挣,我也会挣!”柳青豁出去了,毫不示弱,“我和秦杰好,根本就没打算要您一毛钱。我和秦杰好是我俩的事,告诉您、征得您的同意是因为您是生他、养他的母亲,我们有义务要告诉您,您也有权利知道。您同意最好,不同意我们仍然要好下去!”

“你,你!太放肆了,你没资格在这里说话。”秦杰妈气得发抖,用手指着柳青,“你给我滚!马上给我滚出去!我再也不想看到你!”

“您又错了,是走出去,而不是滚出去!”柳青的身子微微地颤抖着,她在心里暗暗叫道:我不能哭!绝不能在她面前哭!

柳青强忍住泪,转身下了楼。

秦杰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,妈妈和柳青的反应都太激烈了,他来不及消化。看到转身下楼的柳青,秦杰猛然醒悟过来,匆匆追下楼。

“你别走!”秦杰拉住柳青收拾衣服的手,说,“你俩刚刚都太激动了,等我妈冷静下来,我再和她好好说说。”

“你还不明白吗?”柳青停止收拾,悲愤地说,“无论我们怎么好好说,就算我低三下四地给你妈跪着,你妈也绝不会同意我们的婚事!”



第二章

同心同德

我就是趴在玻璃上的苍蝇，前途一片光明，但又找不到出路。

距离毕业典礼还有一个星期，周末的晚上，大四的男生们聚集到女生宿舍楼下，有的吹着口哨，有的手持吉他。男生们唱起了《对面的女孩看过来》，引得楼上女生们阵阵尖叫。一阵疯狂的互喊、对歌过后，肖乔端着酒杯，站在宿舍的凳子上大声地吼：“姐妹们，‘男靠家，女靠嫁’。咱们做女人的干得好，不如嫁得好！我们要现货，不要期货。来，为嫁得好干杯！”

“干杯！”几个女生高喊着，相互碰杯，结束了她们的大学生活。

七月，秦杰妈接到儿子打来的电话，说他准备和柳青结婚，希望她能同意。若是同意，他便带柳青回家举行婚礼；若是不同意，他和柳青就在广州结婚。

秦杰妈一听大怒，在电话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个小兔崽子，妈好说歹说你都不听，非要和她在一起，难道她比你妈还重要？”

“妈，您重要，她也重要，你们两个我都要。”秦杰笑嘻嘻地说。

“妈坚决不同意你们结婚！妈今天把话给你挑明了说，有她没我，有我没她。”秦杰妈坚决地说，“你要是不听妈的话，非要和她结婚，从今天起，妈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！”

秦杰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妈，您别这样！我知道您是‘刀子嘴，豆腐心’，您就是吓吓我罢了。”

见儿子嬉皮笑脸地把自己的威胁不当回事，秦杰妈一怒之下威胁道：“你小子

宾以及满场撒欢的孩子们,让公园成了欢乐的世界。

秦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,心里五味杂陈。若是母亲同意自己的婚事,自己的婚礼不知比这要热闹、豪华多少倍;因为母亲不同意,因为没有钱,他能给柳青的只是一场简单的婚礼。现在工作没着落,卡上的钱越来越少,若再找不到工作,真要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。

想到这些,秦杰有些愧疚,他拥着柳青,凑到她的耳边说:“别羡慕他们,等我有了钱,我一定给你补办一场比这还要好的婚礼!那时,咱们办一场中式婚礼,你盖上红盖头、坐着八抬大轿,我骑着马把你热热闹闹地接进家中。”

柳青沉默了一阵,说:“我确实羡慕他们,但不是羡慕他们婚礼的排场,是羡慕他们婚礼上有父母的祝福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秦杰说。因为秦杰妈不答应参加婚礼,柳青也没有通知父亲来参加婚礼,她怕父亲知道自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结的婚而难过。

“我没有怪你的意思。”柳青说,她轻声地重复着刚才周斌父亲在台上的致词,“今天是我儿子和儿媳喜结良缘的大喜日子,作为孩子的父亲,我衷心地感谢各位来宾的光临。我要对儿子、儿媳说,从此以后,你们已经长大成人,在今后漫长的人生路途中,你们要同心同德、同甘共苦、同舟共济。作为父亲,我衷心地祝福你们,我永远地祝福你们。”

“在今后漫长的人生路途中,同心同德、同甘共苦、同舟共济。说得多好呀!”柳青的声音有些哽咽,“我特别喜欢这句:作为家长,我衷心地祝福你们,我永远地祝福你们。”

秦杰一把揽过柳青的肩头,说:“没有家长的祝福,我们也要同心同德、同甘共苦、同舟共济。”

“哎,你们忙了这么久,找到工作没有?”肖乔在厨房一边洗着草莓,一边问柳青。

“哪有这么容易的事?”柳青苦笑道。

“你人又漂亮,专业成绩又好,只要不太挑剔,找份工作应该不难吧。”肖乔说,“先做着再说,有机会再另外找。”

“我倒是不挑剔，而且工资也要求不高，只是……”柳青沉吟着。

“只是什么？你说呀？”肖乔往柳青的嘴里喂了一粒草莓，着急地说，“你要急死我呀？”

“我和秦杰的简历绑在一起的。”柳青说。

“哦？你俩玩‘捆绑式应聘’？”肖乔恍然大悟，“我说呢，难怪你们找了这么久，也找不到工作。你们这样，浪漫倒是浪漫，感人也挺感人的，可是应聘单位他不吃这一套呀。万一有人看上你们中间的谁，但一看要聘俩。完了，最后你俩准都没戏。”

“可不是嘛。”柳青说，“快烦死了，这都一个多月了还没找到工作，我和秦杰快要喝西北风了。”

“你还别说，我现在还真佩服你俩。秦杰呢，为了娶你，还真不怕变成穷光蛋。你呢，为了爱，还真不怕嫁给穷光蛋。”肖乔笑，“要换我，我可没这勇气。”

客厅，秦杰对着周斌直叹：“你说我怎么就这么点背，找个破工作找这么久，愣没把自己打发出去。敢情这怀才就像怀孕，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？”

“你俩都没有找到工作？”周斌有些奇怪，“虽说这工作是难找，可也不至于你俩谁也没有找到吧。”

“真没找到。怎么着，你不信？”秦杰说。

“我信，谁愿拿这事开玩笑？”周斌安慰道，“别着急，只要有毅力，总会找到。”

“我现在每天除了吃饭、睡觉，就是找工作。你说我有没有毅力？”

“柳青呢？我听肖乔说她专业成绩很好，她也没有找到？”

“没有！”秦杰长叹了一口气，“我们把简历绑一块儿了，而且上面还写明了只要同时录用我俩，工资低点没关系。”

“难怪！”周斌笑，“我还奇怪你俩怎么一个都没找到，原来是捆绑‘销售’。”

“怎么？”秦杰反问，“这有什么不妥吗？”

“你说呢？假若你是招聘方，你会同时录用这样两个人吗？反正我不会。对招聘方来说，这样的人进入公司后可能会将私事和工作混为一谈。一方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情绪和委屈会直接影响到另一方，一方遇到挫折时会引起连锁反应，搞

管。秦杰一听动了心，招聘人员对秦杰也很满意。于是，秦杰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。

回到家里，秦杰得知柳青也应聘成功，做了一家大公司的行政前台，试用期3个月，试用期每月工资1800元。秦杰的试用期也是3个月，试用期每月工资1500元。两人没想到将简历分开、分别求职，竟然这么快就找到了工作，很是兴奋。

柳青上班后才明白了“行政前台”其实就是“打杂”，打这个公司里别人都不爱打的杂。

秦杰应聘储备干部，以为前途无限。上班第一天才知道自己原来只是营销部的一名“杂务工”，就像四川麻将里的“听用”，哪里缺人就往哪里放。半个月后，秦杰被分配到一家门市部锻炼，活累且琐碎。从小养尊处优的秦杰很是不习惯这样的工作环境，他由最初找到工作时的兴奋一下子跌到了谷底。

两人的租住房。沮丧的秦杰问柳青：“怎么样？你喜欢那里的工作环境吗？”

“不是很喜欢。”柳青摇摇头。

“为什么？工作很累？”秦杰问。

“累倒不累，只是觉得自己的工作挺无聊的。”柳青说。

“哦，说来听听。”秦杰说，“你嫌无聊，我可是一天被人使唤来、使唤去。”

“我每天坐在一个围成半圆形的桌子里，见访客进入接待厅，便抬头行注目礼，微笑着问，‘您好，请问找谁’，然后请访客入座，请示后引入相关区域，一分钟内端上茶水，并且负责加水，还得随时注意烟缸不得超过5个烟蒂。等访客走后，3分钟清洗好烟缸、茶杯。”

“呵呵，”秦杰笑了笑，说，“你们公司要求还挺高的嘛。”

“那是，大公司。”柳青说，“电话铃响三声内必须接听，微笑着说‘您好’。问清对方何事后转相关部门，传真信息必须在5分钟内送达相关人员；负责收发管理报纸、信函。下班前检查复印机关机，关闭所有电源，负责关好门窗。”

“这些工作内容用得着大学本科生吗？”秦杰郁闷，“一个破前台，既要本科生，还要长得漂亮。”

“是呀，在学校里学的根本没用上。”柳青笑，“哦，倒是有一样能用上，要求用英语和外宾简单交流。”

“你怎么样？还习惯吧。”柳青担心秦杰，一个养尊处优、花钱如流水的公子哥如今要为五斗米折腰，他能习惯吗？

“不习惯，非常不习惯。”秦杰的眉头紧上，“工资又低，还要被人呼来唤去的，我很不开心。”

“慢慢做吧，是金子总要发光的。”柳青打趣道，“到时，你这储备干部一转身就变成真干部了。”

“是金子总要发光，但满地都是金子的时候，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哪颗了。”秦杰苦笑道。

柳青每天看到公司里的其他同事，坐在被高高的隔断围起来的方格子里。电话声此起彼伏，从里面传来的每句话好像都关系着公司的直接利益。圆桌子里的柳青也忙，接电话的内容无非是些外人听起来无关痛痒的对话：“您好，对不起，我们现在不需要，有需要再和您联系。”

“您好，业务部？请稍等。”

“您好，找经理？对不起，请问您是哪位？”

一个月后，秦杰领到的工资比同部门的人少许多，一样的辛苦却是不同的待遇，他一气之下辞掉了工作。

柳青回家后看到秦杰阴沉着脸，喝着啤酒。

“怎么了，昨天不是还高高兴兴地说今天要发工资了？怎么领工资的人是这样的表情呀？”柳青问。

“钱，钱，你就知道钱，给你钱！”秦杰没好气地将钱摔在桌子上。

“你看你，昨天不是你说要发工资，我今天才随口问问嘛。”柳青不解地问，“你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来听听。”

“没什么。”秦杰转过身去。

“别这样嘛，你这样喝闷酒对身体不好。”柳青撒娇，“说嘛，我要听。”

“他们那帮人招聘的时候说得天花乱坠，说什么储备干部做得好，工资高，还



第三章

酸甜苦辣

这双手无论怎样洗，还不都是要每天给不同的尸体
化妆吗？手上难闻的味洗掉了，心里的恐惧也能洗掉吗？

不必再对柳青撒谎，秦杰安下心来，柳青却发愁了。少了一个人的薪水，日子难过很多。自己若是撑不了这个家，陷于困窘的秦杰定会向他妈妈求助。柳青能想象到秦杰妈鄙夷的眼神和不屑的表情，或许在秦杰妈看来，她和秦杰的婚姻根本就没有幸福可言。不，没有她的资助，没有她的祝福，她和秦杰也会幸福的。柳青坚信，只要有爱，只要对生活不放弃信心，一切会慢慢好起来的。

柳青放弃了在公司内部寻找机会的想法，她开始留意网上、报上的各种招聘信息。无论如何，她要想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另找一份薪水较高的工作。

秦杰不再进入网吧，每日里蜷缩在床上，冬眠一般地睡。醒着就要面对一切，一日三餐、工作、生活。没有让柳青过上无忧的生活，却让她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，这些都折磨着秦杰的神经。

柳青见秦杰如此，也不多言。她是了解秦杰的，他不懒，但他需要时间来学会面对。

这天，留意招聘信息的柳青在广州人事网上看到广州市殡仪馆的招聘公告。柳青以前曾听人说过这些单位待遇很高，她之前没有想过要去这些单位工作。柳青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和不懈努力也会得到自己想要的，可是现在秦杰没有了工作，租住房的租金、两人的开销仅凭柳青的前台工资显然不够。招聘公告上没有

公布薪酬，柳青查阅了以前的招聘材料，得知本科毕业生和一线工作者月薪有七八千元，加上提成、奖金，一年下来竟有一二十万，这样的高薪让柳青心动，第二天，她便瞒着秦杰去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418号报了名。

殡仪馆的招聘要求很高，除少数职位要求是大专学历外，其余均要求应聘者是本科以上的学历。即便是这样，还是吸引了很多人应聘，应聘场面很是壮观。

柳青通过了笔试、面试，最终被殡仪馆录取。殡仪馆有三个月试用期，试用期也是培训阶段，培训内容包括熟悉法规、熟悉殡葬工艺流程、熟悉殡葬业务、电脑操作等。但不管是业务员、科室工作人员、骨灰管理员还是电脑工程师，都得过最难过的一关，就是尸体关。

柳青被分到了防腐部。走进遗体整容室后，柳青看到从冷冻室门口拉出来的尸体时，不禁毛骨悚然，感觉身上一下子起满了鸡皮疙瘩。柳青闭上眼睛深呼吸，暗暗地给自己壮胆。

当遗体推到她面前时，站在几位师傅身边的柳青一阵战栗，迅速地闭上眼，把头扭到一边。隔了好一会儿，柳青屏住呼吸，转过脸，慢慢地睁开眼睛，惊恐地看着眼前的逝者：躺在工作台上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，脸色蜡黄，颧骨高高耸起，眼窝深陷，嘴唇发紫，面容略略有些变形。

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吴师傅托起死亡妇女的脸，小心地梳理头发，然后用棉球蘸上酒精，一点一点为她清洗面部。接下来，吴师傅用粉扑蘸上粉，顺着额头一点一点地向下擦拭。随后，吴师傅又拿出腮红，用腮红的刷子轻轻在脸颊上刷了几下，最后为死者涂抹了唇膏。十五分钟过后，原本面色蜡黄的中年妇女变得自然红润，平静安详，看上去就像睡着了一样。

柳青没有在吴师傅的脸上看出一丝厌恶，也看不到丝毫的恐惧，整个过程吴师傅神情肃穆、庄严。

整容化妆间在冷库附近，温度比室外要低许多。不一会儿，柳青开始打喷嚏。

“干咱这一行不能穿厚了也不能穿薄了，薄了容易感冒，厚了做起来不方便。”忙碌着的吴师傅看了一眼惊恐的柳青，轻声说。

要下班了，忙碌了一天的吴师傅解下口罩、脱掉工作服，走到清洁房，用肥皂

给遗体化妆,从某种程度来说和美容师干的是一样的活。

人生终点美容师,名字是好听,但工作性质总归是惨人的,柳青想。

吴师傅用心地教着柳青:对一些遗体要采用特殊的技艺。比如鼻梁塌了,要先用橡皮泥捏起来,遗体若是手脚弯曲就要先按摩,看看能不能弄直,若是实在不行就把关节错开,将骨头恢复原位后再进行缝合,用纱布包裹好。

吴师傅为逝者化妆的美容箱和医生的便携急救箱大小相当,里面装着湿粉、干粉、粉扑、木梳和棉球等。平常要用的整容工具也就是医院缝合用的针、线、止血钳。

柳青想,难怪吴师傅要说把自己当成美容师或医生,这样的想法的确更能让妆容师们接受。

柳青每天看着吴师傅给不同的逝者化妆,心里满是厌恶之情。

“我把工作台上的每一具遗体都当成自己的亲人,这样既能理解那些失去亲人的人的悲痛,也会克服自己的恐惧。即使逝者变形了,身上散发着腐臭,我们也不能用厌恶的心情去为逝者化妆。想想吧,逝者若是我们的亲人,因病、因意外的事故离开了我们,我们原本悲痛的心情再看着他们变形腐臭的身体该多难过啊。要是让逝者就这样离去,逝者不心安,我们也不能心安呀!所以,干我们这一行不但不能厌烦,而且还要带着对生命的敬畏、对逝者的同情,好好地为他们化妆,让他们安静、祥和地走完他们的最后一程。”吴师傅缓缓地说,“让逝者以安详整洁的面容告别亲人,这是对逝者的尊重、对生者的告慰。听到逝者家属感激的话,我会感到满足,忍受的委屈也会因此烟消云散!”

“待在这压抑而冰冷的空间,面对冰冷的遗体能不恐惧吗?给这些没有生命的遗体化妆,就因为逝者家属的几句感谢话就会满足?受到的委屈也不在乎?”柳青听着这些话,很不以为然。

“觉得我说的话可笑吧?要让自己把这些毫不相干、陌生的逝者当成亲人觉得太牵强了,是吗?”吴师傅看到柳青脸上不屑的表情,语重心长地说,“其实,这世上的人不论贫穷的、富贵的、年轻的、年老的,谁能逃一死呢?谁又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?怎样死?谁都不知道!可是,不论谁离开了这个人世,都不希望以难看

“叔叔，你别太难过了。”柳青安慰道，“请你保重身体，节哀顺变！”

“我辛辛苦苦地把她养大，还没看到她结婚生子就这样走了，我心痛啊！”女孩父亲痛哭道，“我和她妈妈宝贝似的疼着、哄着，谁能想到她，她就这样走了。她如花的年纪遭此横祸，她走得不甘心啊！”

“虽然她走得不甘心，可是她也不忍心看到你这样难过呀。”柳青劝道，“要是你哭坏了身子，阿姨谁来照顾呢？你和阿姨好好活着，就是对故去女儿最好的送别。”

女孩父亲哭声渐小，心情略为平复之后，感激地对柳青说：“孩子，谢谢你！”

柳青突然明白了吴师傅说的话：让逝者变得安详，让没有生命的人以最好的姿态离去，帮助逝者家属减轻他们的悲痛，做到这些也会有自豪感、成就感。

第一次给遗体美容，柳青虽然靠着同情心克服了胆怯，忘记了恐惧。她戴着胶手套的手虽然没碰到什么脏物，心里却仍觉得手很脏。柳青不停地洗手，但总是感觉没洗干净，接连几天她都不想吃东西，看见食物就想吐。

因为经常接触遗体，柳青总觉得自己身上有股淡而难闻的味道。此后，柳青每次给遗体整容完，不管多晚多累，都要反复地洗手，擦上护手霜，并在耳后、腋下、手腕处，喷上香水。

这天，柳青领到工资，丰厚的薪水让她心里踏实而又兴奋。她买了秦杰最爱吃的大闸蟹和虾，并买了一瓶红酒回家庆贺。

“今天怎么买了这么多好吃的？”秦杰接过东西，问道。

“我换了份工作，待遇比以前好。”柳青支吾道。

“你换工作了？去哪儿了？比以前多多少？”秦杰问，“我怎么没听你说过？”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柳青花钱这样大方，很是好奇。

“我，我现在在民政局上班，待遇好多了。”柳青想了想说。

“你在民政局做什么？”秦杰问。

“办公室打打字、发发文件什么的，很清闲。”柳青说。

“民政局招聘一定有很多人去应聘，你能进去还真不简单。”秦杰高兴地夸。

“当然啦，你老婆我又漂亮又有本事。”柳青笑。

秦杰用手捏了捏柳青的脸，笑说：“我家傻丫头真能干。瞧把你美的，臭美！”

“就臭美，就臭美，怎么了？”柳青撒着娇。毕业以后，两人好久都没有这样开心了。

“今天要好好庆祝一下。”秦杰系上围裙高兴地说，“你去休息，我来做饭。”